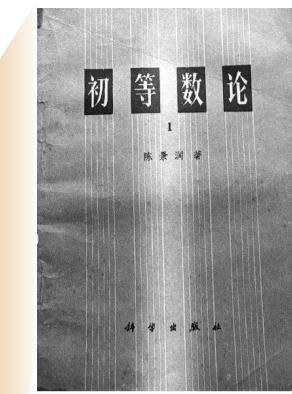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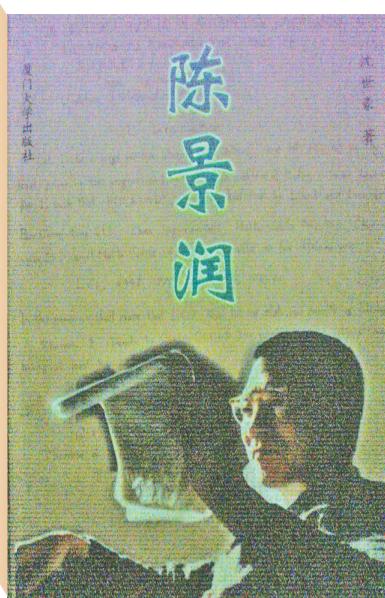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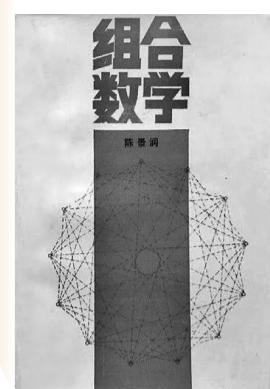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著《初等数论》。



陈景润著《组合数学》。



工作中的陈景润先生。

1933年5月22日，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平凡的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那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婴儿将在未来成为我国数学界的巨星，在世界数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个男孩就是陈景润，他将以他独特的数学才华和杰出的贡献赢得全世界的尊敬。

今年5月22日，陈景润诞辰90周年纪念会暨陈景润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平在致辞中提到，除了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1+2”的成果以外，陈景润在其他问题研究中均取得了重要成果。“陈景润先生的数学成就和科学家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人发奋图强，我和在座的很多年轻同事，或多或少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陈景润先生精神的激励和感召。”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人物档案

陈景润（1933年—1996年），福建福州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3年在北京四中任教，1954年任厦门大学资料员，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有《初等数论》《组合数学》《哥德巴赫猜想》《组合数学简介》。

把英语译成福州方言顺口溜

关于“陈景润”三个字，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他的成长故事及对数学的痴迷，我们在各种读物里读过，但版本众多，后来再读厦门作家沈世豪著写的陈景润传记，对于这位数学天才的少年成长轨迹有了许多新的认知。

陈景润自小家境殷实，他是陈家的第3个孩子，上面有1个哥哥和1个姐姐。父亲为其取名景润，代表着父亲对家庭未来光景更好、更滋润的期待。

因为家境优越，虽处战乱不安的民国时期，陈景润仍然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年幼时的陈景润，瘦弱、寡言、爱看书，也好捉迷藏。但在玩捉迷藏时，他常常躲在别人找不到的角落里，一个人默默看书，而别人渐渐就忘了找他。

1937年，日军侵华，福州沦陷，陈家举家迁往福建三明市。在这里，陈景润进入仓山三一小学读书。他自小聪慧，念了两年书，就开始跳级。其间，另有一件事更凸显了他的聪慧：那时他家附近缺水，兄弟们去远处挑水喝，陈景润体弱，负责舀水。一边舀，他一边把英语翻译成福州方言，编成顺口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景润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后来近视了，便戴着眼镜看，眼镜的一条腿被压断了，他就用一根线绑起来继续用。

陈景润在班里并不是冒尖的学生，但记忆力惊人，他曾当着全班老师和同学的面，把一本书完整地背了下来。

因为不爱说话，且和善老实，同学们都称他为书呆子。在数学方面，他是个天才，在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可以看到他在高中时就读了大学丛书《微积分》《达夫物理学》、哈佛大学讲义《高等代数引论》《郝克士大代数学》等高深的科学专著。

把上山的十条小径都爬一次

在高中时，陈景润遇到了一生中重要的老师沈元。沈元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留英博士。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老家在福州的沈元，因父亲去世回福建奔丧，其间，南北交通中断，便滞留在了这里，并受邀为这里的学生上课。由此，陈景润提前邂逅了大学教授。在有限的几节课中，

沈元讲述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大概内容，陈景润听得如痴如醉，潜藏在这个少年身体里的数学因子就这样被激发了出来。

1950年春夏之交，陈景润考进厦门大学。他念的是数理系，全班只有四个学生。他酷爱读书，尤其爱读数学书。他的传记作家沈世豪说，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在厦大读书期间，陈景润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也没有去过近在咫尺、风光奇秀的鼓浪屿。他嗜书如命，因此得了个绰号“爱因斯坦”。对陈景润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如是形容陈景润：“科学好比登山，有的人登上一座山，浏览了峰顶的风光，就满足而归了。而陈景润却不一样，同样登山，倘若上山有十条小径，他每一条小径都要去爬一次。他重视的不全是结果，而是贵在过程。直到把上山的路径全摸透了，他才会感到满足。功底、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

而陈景润对于自己读书的方法，曾有一段十分精彩的独白，他说他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他甚至把文学家鲁迅先生关于文学创作的经验移植到自己的数学王国中：“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他说他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他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定律，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手拈来应用。

沈世豪说，对于做学问，陈景润好似一个久经修炼的侠客，终于携剑出山，一出手，便惊世绝俗。譬如他将几乎耗尽心血的成果，写成了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专家们，至今的评价仍然是：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便算幸运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认真审阅后，感慨万千。1957年9月，他力排众议，把陈景润调到北京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哥德巴赫猜想(1+2)

对于陈景润，我们大多数人是把他和“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高深的名词联系在一起的。陈景润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证明

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此后他又对此作了改进。

1966年5月，陈景润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梨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外国数学家们称其“移动了群山！”甚至有数论专家惊叹：“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

上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有人提议由当时的著名诗人徐迟来写陈景润。1978年，《人民文学》1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于是，陈景润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有报道称，当年刊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当时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我们看到陈景润为攻克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在一个六平方米的锅炉房里埋首计算，耗去了十大麻袋的草稿纸。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数学领域里艰苦卓绝地跋涉。1966年，陈景润患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肺膜炎，但病魔并没有让他停止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直到1996年陈景润逝世，“哥德巴赫猜想”依然无人可以攻克。

而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